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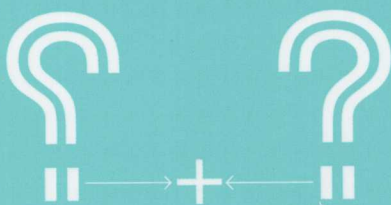
医学是科学吗

医学人文对话录

王一方

著

medicine
is
science



“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医学是科学吗

医学人文对话录

王一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医学是科学吗?:医学人文对话录/王一方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633-7871-5

I. 医… II. 王… III. ①医学:人文科学—研究
IV. R-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328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 bbtpress. 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5mm×670mm 1/16

印张:20.5 字数:26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

——美国著名医生特鲁多（E. L. Trudeau）

参加本书对话的专家与媒体朋友

陈可冀：中国科学院院士

邱仁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周国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大庆：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聂精保：新西兰奥特哥大学医学院高级讲师

彭 坚：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

邱鸿钟：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陈蓉霞：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周 毅：《文汇报》高级记者

卢新宁：《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张 蕊：《健康报》高级记者

谨向以上师长与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序言：医学与人文关怀

一方先生的职业是出版和办报，可是，多年来，他对医学人文这个话题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作为出版人，他策划了医学人文系列丛书《柳叶刀译丛》，把西方正在兴起的医学人文学中的重要著作引入了中国。与此同时，他组织了围绕这一话题的系列对话，自己写作了若干相关文章，结集为《医学是科学吗？》一书。对于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我的心情已不止是赞赏，而更是感激。

我之所以感激，是因为我亲身的经历，我的耳闻目睹，都早已使我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事实上，不仅我如此，医疗腐败的现状也早已激起了普遍的社会不满。但是，迄今为止，这种不满的表达仍只限于受害者的自发投诉和媒体上的零星揭露，显得十分软弱。要使情况有真正的改观，就必须唤起社会上的强势集团、医学界的权威人士、有影响的公众人物都来关心这个问题，形成一种足以推动变革的自觉的社会压力。在一定意义上，王一方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本书中的大部分对话和文章是围绕《柳叶刀译丛》所收的西方医学

人文学著作展开的，这些著作的作者基本上是医学专家或医生，我觉得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倘若没有深厚的人文传统的底蕴，就不能设想在医学从业者中会涌现出这么多用广阔的人文眼光反省现代医学的人来。因此，对现代医学非人化倾向的反省本身即证明了人文传统的源远流长。这与西方思想界对于现代性的整体反省的情形是一样的，每当看见有人从这种反省中引出东方文化优越的结论，我就不禁感到滑稽。

医学人文对于现代医学的反省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化，不把病人当人，只看做疾病的载体，医疗技术施与的对象。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包括把病人与亲情隔离开来的医院体制，医患之间没有交流，对于病人的体验毫不关心，等等。二是商业化，也是不把病人当人，而只看做消费的主体，尽可能多赚钱的机会。在这方面，西方社会的一个典型现象是，医生、律师、制药商组成利益共同体，诱导医疗消费，制造保健市场，导致医学边界的无限扩张。作者把这两个方面概括为：因为科学的贪婪和商业的贪婪，现代医学失去了生命感。针对于此，反省者们强调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医学不只是科学，更是人学，医生所面对的是整体的人，应该确立以患者生活为中心的治疗目标；第二，医疗权是基本人权，医疗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方面，病人权利应该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反省的目标是要让医学回到人本身，明确一个其实很简单的真理：病人不是病，而是人，是有着自己的全部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的活生生的个人。

在我们这个社会，治病不治人、认钱不认人的情况肯定严重得多。正是在医院里，人们最经常地感觉到自己不被当做人对待的屈辱。这当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毋宁说是中国转型时期权力与资本畸形结合的腐败现象的一个侧面。从文化上分析，则正如本书对话者之一陈可冀院士所指出的，中国医学的人文传统早退了，西方医学的人文建构又迟到了，形成了医学中的人文空白。

要培育医学的人文关怀，医生素质的改善无疑是关键一环。一个

医生只有当他自己不是一架医疗机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广泛兴趣和活泼感受的人，他才能相应地不把病人当做疾病，而是当做完整的人来对待。作者在书中谈到，美国医生爱写自传体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总会遇到许多新鲜事，思考许多怪问题。在西方的医生中，当然也有大量的片面技术型和平庸谋生型的人，但的确有比我们多得多的有着广阔人文视野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西方医生的核心，引导着西方医学的人文方向。我由此想到，如果要在我国医学界寻找这样的知识分子，恐怕多半是在像陈可冀先生这样崇尚知识、情感、道德合一境界的老一代医学专家中，或者还可能在从西方不但学到医术而且真正受了人文熏陶而归来的年轻医生中。我期望这两种力量联合起来，从医学生的人文教育着手，在医务人员中培植陈可冀先生所提倡的非职业阅读的风气，如此持之以恒，有朝一日也许能够形成我国医学界的人文核心了。

自序：追求医学自身的生命感

文化界许多朋友通常认为我具备医学知识背景，因而关注医学人文的话题，其实，大部分有医学知识背景的人都漠视医学人文学科，认为是一只“不下蛋的鸡”，说起来，我还真是例外。我关注医学人文的课题，最初的理念源于亨利·西格里斯（Henry.E.Sigerist，1891—1957）的一句名言，“用一般文化做画布，在那上面画出医学的全景来”。由此联想到医学的博物学传统、有机论传统与生态学传统，意在提示从事医学的人们由文化史的视野来关注医学，即由文化来阐释医学，由医学来阐释文化，试图改变现代科学研究范式下医学科学胶着于细节与局部的“近视”与“管状视野”，以及徘徊于知识与技术小圈子而与人类理解与智慧无缘的境遇。

令我失望的是，我最初的努力被四周的冷寂所折杀，我本应知趣地退却，但杞人禀性与哲思惯性推动我由文化史向思想史层面跃迁，于是直面冷漠，扬起怀疑与批判的旗幡，亮出了“柳叶刀”的白刃（《柳叶刀译丛》是我策划的一套医学人文系列丛书），“柳叶刀”本是外科医

生手中的医疗器具，我却借它来解剖医学本身，刺向医学教育与医疗保健制度。在我看来，医学研究生命，但自身的生命感正在逐步丧失，尽管它在技术上霞光满天，其内在的精神困惑却愈加深重，传统人文的失落，现代人文滋润的缺如打破了医学作为一门人学的内在精神张力，科学主义与技术崇拜的迷失正像沙尘暴一样风干医学科学的肌体，使它失去丰腴与弹性。在西方，有一批医学哲人及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推动了医学人文学的兴起，生命伦理学的建构，堕胎及病人权利的大讨论都在向现代医学与医疗保健制度发起挑战，旨在寻回医学的生命感。

医学的生命感是由一组范畴构成的精神张力。它包括：生命神秘感的揭示与敬畏感的维护；技术的丰满与人性的饥渴；医学的发达与伦理的错位，学术的攀升与道德的堕落；资财的巨大消耗与生命图景的肢解，生命优先权的滥用与情感的匮乏、陌生感的突显；捉襟见肘的干预与对生命自怜、自律的尊重；躯体的修复与社会、心理完整性的破坏；研究与教学的精细与文化的贫血。凡此种种，构成当代医学的精神困惑与焦虑，本质上是人文理念与科学建构之间的永恒冲突。我的思考与写作即试图为这份困惑的冰释点上一盏小烛灯。为我们的医学生与职业医生构建边缘化的阅读径路与多元的思维向度，唤起他们对医学功能与本质的再思（即自省力），有助于他们在成就史的喝彩中重建冷峻的批评生活，打通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学科壁垒，克服医学的人文“瘸腿”，为医学职业生活提供某种人文滋润，从而超越工匠式的刻板与脆性，提升人类医学活动的理性境界。当然，想到了不一定都能实行，精神突围的历程是漫长的，要准备“种瓜得豆”。

支撑医学人文兴趣的另一层意义是思想史的建构，医学的世俗性使它可望成为思想史操练的公共空间。中国当代医学的特有境况（中西医学的双峰并峙）使之容涵了古今、中西、人文传统与科学建构的多元冲突与媾和，对中国医学的理解、体悟、阐释都将成为中国思想史十分个性化且又相当通约性的范例。

值得庆幸，我的这些“邪念”得到医学界、文化界、思想界不少师长与朋友的理解与响应，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我梳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思绪，于是有了这本小册子。

令人遗憾的是，书中的话题大多由书扯起，而不是掘自亲历的职业生活，这是因为我告别临床工作已经十几年了，而且我和我身边的朋友都是一些读书人、编书人、写书人（他们大多有医学与人文的双重知识背景，有些人还是医界权威），但书的论域远比个人生活经历要宽泛得多，不至于再掉到“井”里去。这应了苏轼的两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完全没有进过山的人也不会有切身的体悟，只有先在山中后在山外的人才可以说初识庐山真面目。不过“面目”由目视，只能得其形，要摄其神，还应该由“心识”，心识是一种说不清的境界，因为各自的心灵感悟力和洞察力不一样，难免见仁见智。出自我口我笔的这些文字可能属于小仁小智之列，是否能掣动读者的心灵，引起共鸣，只能读完之后再评说，我希望能引起人们的掩卷沉思，而不是撩起一些情绪化的泡沫。

导言：医学为什么不是科学？

大家好，今天我同大家一起来讨论“医学是什么”的话题，为什么要对“医学”提问，完全是因为医学的主体“失踪”。在这里我先讲一个笑话，在很多年前，美国麦迪逊城的《首府时报》（*Capital Times*）刊载一则奇特的文字：“我出门找‘我’去了，如果我回家前你看到‘我’。请留住‘我’，等我回来。”这让人一头雾水，究竟有几个我，要找回哪个“我”？同样，中国古代笑话里也有《傻解差的故事》：一个解差押着和尚，带着包袱上路了，中途和尚设计逃脱，解差默念：“和尚、包袱、我”，“和尚在（有光头为证），包袱在，只有‘我’不见了”。医学也一样，作为本体的“医学”概念，很少有人讲，有人叩问，医学就是细分的解剖学、生理学、内科学等学科。今天，我们就要认真地探索一下“医学”的底细，但今天的提问是逆向的，叫“医学为什么不是科学”这样就把问题封闭起来了，因为如果采用开放式提问，内容就太宽泛了，今天的时间显然不够。这样一来，也把提问者、演讲者推倒一个“悬崖”边上，因为它首先确立了一个反常

识的姿态，一个反叛现代性的立场。

一、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划界的问题

“医学为什么不是科学”，表面上是一个学科划界的话题，本质上却是一个生命哲学的问题，它隐含着对一个生命的未知与不可知（不可全知）的哲学论断，有点像著名的“芝诺论断”，或者说生命中存在着用现代实证主义的技术路径（还原论方法）无法抵达的疆域。尽管它显得很哲学，却不完全是在高深学术殿堂里靠学理演绎所阐释的纯思辨问题，因为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基本的节目，医学是相当世俗化的学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座的各位学弟学妹们了解一点“医学为什么不是科学”对于理解医学、理解疾病和痛苦，乃至理解人生肯定是有所教益的。有这样一句俏皮话：“在巴黎，你要么在咖啡馆，要么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我们的生命状态也是这样，只是把“咖啡馆”换成“医院”，那就是：“要么在医院，要么在去医院的路上。”的确，“生老病死”本是人生的宿命，我们的社会理想是“平等”，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公平是“死亡面前人人平等”，除此以外的“政治平等”“法律平等”“宗教平等”“机会平等”“种族平等”“性别平等”都是要打折扣的。不是要诅咒大家，疾病是伴随我们生命全过程的，死亡是生命的终点，所以，在德国哲人那里，“向死而生”是一种人生姿态，生的一切价值都来源于死期的必然逼近，所以才需要珍惜，才会活出人性的光辉，才理会了敬畏和宽容。同样，健康是疾病的隧道口，幸福是痛苦的天窗。你们今天正值少年，血气方刚，大部分时间与疾病与痛苦无涉，但现在不生病，不能保证以后不遭遇疾病。所以，了解一下“医院”这个现代保健和医疗、研究与探索的社会建制，也是最庞大的产业集团，最冗长的利益链条，以及支撑“医院”运作的“医学”、“医生”，对于研习哲学的学生来说，为解读生命哲学，直面、

体验、咀嚼“命与运”、“生与死”、“苦难与幸福”、“征服与敬畏”、“悲悯与拯救”等基本范畴，追问生命与生活的真谛，找到一条思维操练的路径，这个命题在哲学系讲或许更容易产生共鸣，或者说理想的讨论场合，毕竟你们常常要叩问古今世界的理性“母题”，明了人生中“仰望星空”的意义，空气中缺乏哲学的地方常常会让一些原本凝重的话题“轻飘”或“悬空”起来。

今天不知是否有医学生在场，对于医学生来讲，还应该深入探究更多的“深井”，引入更多的当代性反思。我们一直讲对于传统的反思，其实，对于当代性也是需要反思的，譬如反思“生物—生命”打开了包括“有形—有灵”、“躯体与灵魂”、“生理—心理”、“活体—尸体”等专业范畴，方法上反思“观察—体验”的范畴，可以引申出“客体—主体”、“客观—主观”、“疾病—疾苦”、“发现病人—制造病人”等关系，探究超越形态学发现的经络传感现象，还可深入探讨“技术—艺术”（工艺—手艺、标准化—个性化）、“普遍性—个别性”（国际性—地方性、方案化—个体化）、“正确—正义”（客观性—道德性、理性—良知、此岸—彼岸）等命题。当然，除了一起穿越智慧的峡谷之外，各位还应该有一些世俗功利的考虑，花了两小时的工夫来听讲座，至少对个体把握人生的健康指标和保健决策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一旦参透了医学的核心价值、本质、功能、边界，对于个体生命中“医疗事件”的应对，会有更多的从容、慰藉和豁达，更少的惊悚、慌乱与恐惧。另一方面，我也要尽量地通过讲“故事”来引出哲思，不要让话题的讲述和论证太“干瘪”。

一开始我就讲过，这是一个冲撞“常识”的话题，“芝诺悖论”也是反常识的，因为我们的教科书、权威辞书都声称“医学是一门科学”，《辞海》是这样讲的：“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健康维护与疾病诊疗、预防的科学。”我猜想，写这个词条的人一定是医学专家，也一定是那种抱定“天鹅总是白的”的专家，不太理会世界上有“黑天鹅”。

在中国，很少有人觉得“黑天鹅”的存在会让“白天鹅”的唯一性受颠覆。很不幸，这只“黑天鹅”时常出没，而且被我撞上了。“医学为什么不是科学”的命题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一个“问题”至少有三个契机。第一个来自美国医学哲学家缪森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刊载在1981年的《医学哲学杂志》（美国出版）上，后来翻译成中文转载在《中外医学哲学》（香港出版）上面。另外，在西方的学术分类当中，经常听到一个概念叫“STM”，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STM”（科学、技术与医学）？为什么不把医学放到科学里面？我跟西方学者探讨，他们不做解释，两手一摊，“这是一个常识”，但是，在中国这个常识就显得非常的“不常”。另外，还有一个国人耳熟能详的例证，就是诺贝尔奖的设立，大家现在都讲“诺贝尔医学奖”，其实它的全称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里就包含着一个暗示，医学是医学，生理学是生理学，生理学在这里代表的是科学化的基础医学，医学则是技艺层面的临床医学。颁奖委员会在100年前设这个奖的时候就恪守这种西方学界对医学的一种基本划分。

受一家出版社的邀请，我正在写一本书，名字叫《医学是什么》。

“医学是什么”是正命题，它应该有逆命题和否命题，就是“医学不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的“拷打”是一次哲学意义上的仪式，是对医学母题的叩问。通过这种叩问，可望重建医学职业的新愿景、重新标定职业的价值以及终极关怀，通过这种叩问，重温职业目的和职业精神。

这份质疑之心滋生以后，就会发芽，反叛思维就像山崖上的藤蔓，总是要攀岩而上。不过，这里有一个提问的姿态和策略的问题，或者说质疑的口吻问题，一种是“软口吻”，一种是“硬口吻”。软口吻比较温和，就是说我也不相信，医学为什么就不是科学呢？只是在质疑，在提问，没有轻易下结论，结论是完全开放的。另外，这种软提问隐藏着另一层意义，就是“医学不仅仅是科学”，这种提问方式比较策略，容

易与常识“协商”和“妥协”，医学究竟是不是科学，或者不仅仅是科学还是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杂合（“杂种”），都是有道理的。在这里，确定“科学”的属性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科学性（特别的学术禀性与方法类型），一层是科学化（发展的向度与路径），医学不仅仅具有科学性，还具有别的什么性，比如说人文性、社会性等。同样，它的演进也不仅仅只是单一科学化的路径，还有人文化、社会化等路径，也就是说医学的发展包含了社会性和人文性。过分强调科学性与科学化，有可能缩窄医学的学术视野，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遮蔽”或者“科学主义迷失”。我个人就是持这种比较温和的提问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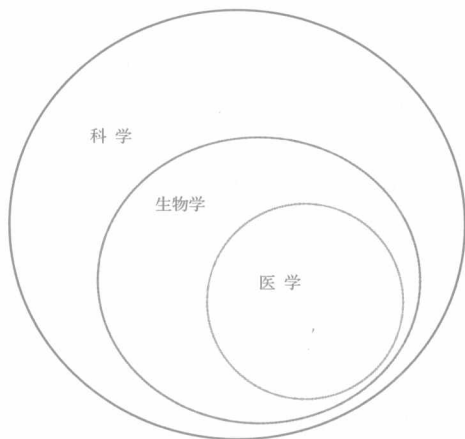
另一种提问是“强口吻”，表示一种强判断，就认准了——“医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嘛”，或者说“医学本不应该是一种科学嘛”。当然这种科学我们指的是自然科学，纯粹的单一的自然科学的概念。如果说用一个宽泛的概念那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们说科学等于真理，即使医学不完全是科学，但它的真理性是不可质疑的。另外，还有一种更排他的意见，那就是“医学不可能成为科学”，缪森就是这样立论的。在他看来，医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医学也不应该成为科学，一旦成为科学，就会出问题，就会遮蔽、偏离医学本真的职业愿景、职业价值、终极关怀以及它的目的和职业精神。由于现在很多普罗大众已经接受了“科学说”，就应该用历史教训来解套，一部20世纪的历史，就有一些秉承“科学的医学”宗旨所爆出的极端案例，让世人为之震惊，我在随后会做详细介绍。

大家都知道，科学的目的是求真，求真的过程是不断纠错，不断克服谬误的过程，于是，“真理和谬误”构成一对哲学范畴，科学家就在“真理和谬误”之间摇荡，揭示自然律的“是”与“非”，但是医学除了在“真理与谬误”之间求索之外，还试图在“真理和苦难”之间建立一种新的职业范畴。“医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想解开“真理和苦难”（真与善）的对应关系。探求“科学和幸福”的依存关

系，在宗教那里是“此岸”和“彼岸”的关系，在科学的“此岸”和人性的“彼岸”之间寻求一种对话，因为在很多人那里，“医学即科学”是一份直觉，是未经哲学审视的、未经历史经验论证的直觉，前提是科学优越论，一讲科学姿态、求真诉求，就是高尚神圣的，就断定它跟苦难无关，绝不会给人类带来苦难。科学肯定会给人类带来智慧，同时带来幸福，缺乏一种“弗兰肯斯坦”（科学狂人制造的无法控制的怪物，西方知识界的“科学灾孽”）意识。当然，这个范畴是需要拷打的。

二、医学为什么甘当“孙子”

说到这里，我们会产生一种现实的忧虑，那就是“医学是不是科学”命题的讨论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堪承受的，一旦认同“医学不是科学”，对许多极端崇拜科学的人来说，就意味着否定了医学的真理性、正当性和唯一性。尤其是在中国，有着盲目崇拜科学（科学主义）的社会土壤，医学一旦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科学，许多人的饭碗就成了问题，不是科学，就没有正当行医的理由，老百姓为什么要相信你？为什么要把宝贵的生命交给一个不是科学的职业人？原因很复杂，也很简单，一



方面，“科学”这个概念已经在我们社会生活中被大大泛化了，除了自然科学以外，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意识里，所有的真理都是科学，一旦不是科学，就等于说它不是真理。在一般人的眼中，科学是一个大学科群，医学是一个小